

台灣新武俠小說力作

# 濁世情鴛

云中岳 著  
漓江出版社



227259



0434115



# 濁世情鴛

云中岳 著

上



# 濁世情鴛

云中岳 著

中



0434116

南



227264

# 濁世情鴛

云中岳 著

下



桂) 新登字03号

浊世清鸳

云中岳 著

\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3.25 插页6 字数503,000

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5,000册

ISBN7—5407—0847—5/I·561

定价: 12.00元

二月天，解冻期将届，河南大平原一片白茫茫，冰封的大地没有生物活动的迹象。

天宇中彤云密布，凛冽的罡风，一阵阵掠过死寂的原野，宽阔的南北大官道，看不见任何旅客，没有车马往来，显得更为空茫，更为死寂。

已经是黄昏将临，旅客早就该未晚先投宿了。

郭店驿是新郑的唯一大镇，在城北四十里，是一处良好的宿站，南来的旅客该在郭店驿投宿，因此这段大道，黄昏时光不会再有旅客行走了。

大官道最为明显，车马行人把路踏得成了暗黄色，与两侧被冰封雪盖的大地不一样，天色一暗便成了一条黑色的巨蟒，南北首尾似乎直通向天尽头。

云沉风恶寒气彻骨，路上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步行旅客身影，以坚定沉实的脚程，一步步向南而行，似乎他是天底下唯一的生物。

三片瓦皮风帽，放下掩耳仅露出双目，身材修伟，穿了一件及膝的老羊皮大袄，背了一个走长途的旅行用背囊，腰间有百宝囊和一把佩刀。

露在外面的一双大眼睛，在暮色暗沉中，似乎有隐约的怪异光芒闪烁，像暗夜中的猛兽眼睛。

佩的是狭锋单刀，长两尺八寸，厚背薄刃，但不是尖刀。刃尖前六寸，刀尖两面收，两面开刃，与传统的单刀不同，可以刺戳挑剔。

这是说，这种刀已经失去拼命单刀的功能，不能用于硬砍硬劈，而是须用技巧取胜的特殊武器。使用时本身所冒的风险甚大，必须走险取胜，稍一大意疏忽，结果很可能两败俱伤。

江湖道上，使用这种刀的人极为罕见。

他带了刀，所以敢天将黑还在赶路。

这条大官道上赶夜路很危险。连年旱、涝、蝗天灾不断，人祸连绵，亡命之徒日众，聚结成小股强盗的所谓盗群出没无常。夜间正是亡命之徒们，流窜打劫的好时候，旅客碰上了，保证尸体深埋在野地荒泉之下，永远从世间消失无踪。

他以沉稳的步伐，昂然向南趲程，不理睬天色，更不在乎天寒地冻的恶劣天气。

他一双手也暴露在彻骨寒风中，与其他戴皮手套的旅客不同，手大指长，肤色在冷风中依然红润。

南面出现小山的形影，满山的凋林，枝头上有由雪转结成的冰凌，像满山挤满了张牙舞爪的妖怪。间或有一丛丛松柏，比其他凋了的乔木臃肿庞大，似乎枝桠不胜负荷，随时都可能被冰雪压垮折断。

那是新郑北面的高地，当地人称为抱犊山或捕犊山，表示他已经距城仅二十里左右了，天色已经黑沉沉。

从路右的行道树枝干的空隙中，突然出现闪烁的灯光。

“唔！真该找地方歇息。”他喃喃自语，口中的水蒸气化为一阵阵白雾涌出：“也许前面有村落，或者有路旁的野店。距县城不远了，该不会是卖人肉包子的野店吧？”

其实他并没走过这条路，只是在途中打听出有关这条路的概略情形而已。到底走了多少路，他并不清楚，反正早晚会到达目的地，何时到达他并不怎么介意，有一步算一步。遨游天下浪迹天涯的人，对宿处要求不苛，任何地方都可以落脚。天寒地冻固然有点不便，但对不畏寒暑的人影响不大。

有客店投宿，当然是最好不过了，至少可以有热腾腾的食物和暖洋洋的床。

不久，他失望了。

那盏灯不在官道旁，而是远在路右一两里的山脚下。官道岔出一条小径，通向那座聊可算山的小山。

“那里一定有村落，一定可以找得地方借宿。”他喃喃自语，大步踏入了小径。

不是村落，是一座古木森森的破庙。

远看灯光似在一两里外，其实近大道仅百余步。那盏气死风的圆灯笼光度有限，因此似乎相当遥远。

庙有三进殿堂，两厢还有偏殿，规模不小，可惜无人照料，成了破败的古庙。

居然在山门外悬了灯笼，令人起疑。

他站在阴森森破败的山门外，留心察看附近的古林，满地枯枝，落叶已被冰雪所覆盖，隐约可以看出有人走过的痕迹。

没错，庙内有人。那盏灯笼悬挂在背风的断垣下，不住迎风摇晃，闪烁不定。

踏入山门，殿前的广场杂树丛生，枯草及肩，中间有被人踩踏的痕迹。大殿的门都不在了，殿内有灯光，果然有人。

踏入幽暗的大殿，原来灯光是从偏殿透出的。不但有灯光，而且有人声。

踏入半圯的偏殿，寒风彻骨，幸好没有风灌入，因为有人用旧木板，把透风的窗户坍塌钉死了。一枝松明插在没有神像的破神龛上，红色的火焰吐出呛鼻的黑烟，照亮了上面多处蛛网重垂的梁柱，与下面到处有碎瓦破木板的积尘地面。

两个面貌老丑，穿了臭味熏人破老羊皮袄的老人，分坐在没有脚摆平在地的斑驳神案上，兴高采烈下棋，不时相互嘲弄挖苦对方的棋艺差劲。

棋盘是一块羊皮绘成的，可以折叠或卷起收藏。棋子白的是用碗瓷烧制的，黑白分明光亮匀称，似是出于江南名窑。

“妙哉，又来了一个送死的！”那位留了花白山羊胡，满脸横肉狰狞丑恶的老人，抬起头盯着他狞笑着说：“今天似乎闯入地狱的人不少呢！”

“唔！年轻、强悍、带刀，是有意来闯地狱的。”

另一个三角脸颧上无肉，三角眼冷电森森的老人接口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；孔老哥，也许咱们收拾不了他呢！”

“笑话！”丑恶老人推子而起。

“哈哈……”他大笑，取下背箩走近，顺手放在一旁：

“你黄泉双魔的孔老大，奸滑使诈有名的泼赖，这盘棋你已经输了无法挽救，乘机扫了棋局，你看你，手中就偷藏了棋子。哈哈！我敢赌你一文钱，你手中最少也有三个棋子。”

“那是给你的。”孔老大声出手动，三颗棋子一黑两白，幻化为光芒破空而飞。

松明的火光不怎么明亮，棋子飞行速度惊人，即使目力锐利惊世，也看不到白棋子，黑的更不能看到，能看到白棋子的光影，已经是了不起的神目如电了。

相距不足两丈，棋子一发即至。

他大手一抄，速度更是骇人听闻。黄泉双魔总算目力老而更佳，但也只看到他的手动了一下而已。

棋子射向胸腹，却蓦地失踪。

他浑如未觉，似乎不知有棋子射来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他的笑声变了怪腔调，泰然走近在一旁坐下：“孔大魔，你这个有名的小气鬼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孔大魔厉声问，三角眼中有惊讶的神情，在他的胸腹观察，似乎想找棋子的射孔创口。

“你这些棋子是在江西景德镇特地订制的，正是所谓全磁化白玉棋子，你舍得给我？你本来就是一个吝啬鬼，喂！你们两老魔，在这荒郊破庙搞什么鬼？”

两老魔惊疑不定，孔大魔居然重新坐下，并没有出手行凶，已经断定三颗棋子，并没有射中这个年轻人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孔大魔反问。

“赶路的，错过了宿头。”他笑吟吟毫无敌意，像在和老朋友寒暄，“天气冷饿得快，像我这种牛高马大的年轻人，晚上不饱餐一顿，是睡不着觉的。两位想必早就来了，有东西

吃么？肚子饱才会暖和，漫漫寒夜也好过些，是吗？”

“少废话！从哪儿来？”

“郑州。”他信口答。

“你认识咱们黄泉双魔？”

“听说过，从两位下棋猜中的。你们都是大名鼎鼎的魔道老名宿，江湖朋友谁不知道你的棋子，可在五丈外杀人，发则必中。”

“说你的来历？来意？”二魔沉声问。

魔道人士在最近三十年，人才辈出，老一辈的名宿依然在江湖横行，高手名宿的数量，比侠义道的英雄更多，正所谓道高三尺，魔高一丈。

黄泉双魔，正是众多老魔中凶名颇为昭著的魔头。大魔孔成，二魔关功，三十年来一直走在一起，秤不离砣联袂为祸天下，杀孽之重，江湖侧目。

他们很少白天出现，所以称为黄泉双魔，专门替那些大豪大霸杀掉对头，索取花红甚重，普通的豪霸还真请不动他们的大架呢！

所以，他们是名震江湖的杀手。他们的黑白棋子，可在五丈外杀人，劲道之强骇人听闻，重量比飞钱更轻的棋子，在三丈外根本不可能造成伤害，但他们竟能在五丈外，击中要害而且发则必中。

“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前辈。”他将右手伸出，丢下接来的三颗棋子在棋盘上：“在下姓桂，你们不可能知道我这个小人物。在武林中，没有我桂星寒的排名；在江湖道上，没有我的地位。”

“混蛋，凭你这一手绝技！”大魔孔成拾起一枚白棋子

察看，眼中有惊骇的神情：“没有人能在暗夜里，在两丈内接住老夫的三枚猝发夺魂棋子。所以，在江湖道上，你必定有甚高的地位。”

“名望地位，在每个人的心目中，认定标准各有不同。你认定是你个人的看法，没有追究的必要。哦！你们两个狼狽为奸三十年，人见人怕的老魔，躲在这荒野破庙中，张开地狱之门，下毒手杀害闯来的人，到底有何图谋？”

“小辈，你不配问！”大魔乖戾的说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得死！”

“我要知道理由！”桂星寒语气坚决的说。

“你可以向阎王投告。”

“你的意思，我非死不可？”

“是的，你不该闯来。”大魔语气冷厉无比。

“没有其他理由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好。”桂星寒长身而起：“你们也得死！”

“混蛋，你小辈……”

“你们要我死，我有权回报。”桂星寒虎目怒睁，一字一吐：“在下遨游天下，宗旨是人我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你们要我的命，我也有宰你们的权利。你这老狗已经下过一次毒手，你必须为你所做的事负责。”

大魔一声怒叫，抓起搁在身侧的问路杖跳起来。

双魔都有一根四尺余长的乌木问路杖，但知道双魔底细的人都知道那不是老年人用来探路，用来助力的问路杖，而是威震江湖的凶器械中剑。

江湖人士所用的剑种类繁多，重量、长短、宽窄各有不同，通常可分为普通的长剑和狭锋剑。

长剑可以砍劈，狭锋剑以轻灵戳刺为主。

杖中剑可归属于狭锋剑，也可以称之为刺形兵器。

桂星寒既然知道两老魔的来历，当然知道杖中剑的底细。

噗一声闷响，他扭身一脚扫在大魔的小腹上。

大魔狂叫一声，倒摔出两丈外，直滑至壁根下，滚了一身积尘，挣扎难起，这一脚的力道可怕极了。

“你可以把杖中剑拔出来了。”他向吓了一跳的二魔招手：“一比一公平交易。”

二魔死死的瞪着他，似乎仍然无法接受，他一脚把大魔摆平的事实。

“你……用什么秘密兵刃暗算了他？”二魔指着挣扎难起的大魔，用不稳定、充满怀疑的嗓音问：“他已经运功护体了，刀劈锤击也伤不了他。”

“他幸亏已经运功护体，所以受伤并不重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踢了他一脚而已！”

二魔一咬牙，拔剑出鞘。杖是剑鞘。也可当作兵刃使用。剑身宽仅一寸，棱形开锋，锋尖锐利，尖锐如刺，刺中人体，贯穿人体轻而易举。

人的名，树的影，面对大名鼎鼎的黄泉双魔，他不敢大意轻敌，冷然拔刀出鞘。

他先摆平大魔，就是不敢大意的具体表现。

面对不熟悉的强敌，他从不大意轻敌。

二魔看清他的刀形，阴厉的眼神一变。

刀长两尺八寸，造型怪异，刀尖前六寸两面开刃，像是剔肉的刀。刀身冷冽晶亮如一泓秋水，在暗红色的松明火焰映照下，依然令人感到森森冷冽的刀气，令人彻骨生寒。

“老夫听说过这把刀。”二魔冷然说。

“是吗？”桂星寒冷冷一笑。

“好像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天斩邪刀。”

“对，天斩邪刀！”二魔讶然惊呼：“你就是两年前，一鸣惊人的天斩邪刀？”

“对，那就是我，天斩邪刀桂星寒。”他刀向上直伸，刀发出亮红色的光华，那是反射松明火光的光芒：“你的杖中剑重量在三斤以上，我的天斩邪刀只有两斤半，你可以毫无顾忌的硬封硬架。而且你的剑长了四寸，一寸长一寸强，上啦！兵刃上你已占了先机。”

尖锋两面开刃的刀，不能用刀背挡架对方的标刃，更别想用来硬封硬架了，功能丧失了一部分。

“该死的小辈，你成名没几天，说话的口气，已经狂得不像话了！”二魔怒叫，右手疾扬。

一串棋子鱼贯破空飞出，速度快得目力难及，相距仅丈余，没有闪避的任何机会。

刀光闪烁，爆炸的棋子化为粉屑，每一颗棋子皆被刀身所挡住，黑白色的粉屑像飞雾，一颗连一颗急剧爆炸，蔚为奇观。

一声冷叱，刀光蓦然划空。

二魔大喝一声，撤出重重剑网。

刀光过处，才传出刺耳慑心的破风刀气迸发声。如虚幻的刀光，从剑网的几微空隙中切入，悠然破网而出，倏然隐没。

人影也乍动乍静，这短暂的刹那变化，为期太短暂了，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变故，刀光剑影的闪动只是幻觉而已，交手的事其实并没真的发生。

一声轻响，已换了方位的桂星寒，冷然收刀入鞘，脸上神色一片平静。

二魔以杖中剑支地，左手掩住右胁，指缝有血沁出，皮袄裂口飘落一些断老羊毛，裂口有血迹，里面的创口并不大，流出的血不多。

大名鼎鼎的一代老魔，一刀受创。

“在下另找地方休息。”桂星寒提了背囊向幽暗的后殿走：“妄想打扰的人，后果自行负责！”

正殿方向传来一声鬼啸，蓦地风生八步，黑气旋动，松明的火焰摇摇，怪异的形影挟罡风君临。

桂星寒丢掉背囊，长啸震天压下了鬼啸，身形骤动，掌发拳攻势若排山倒海，冲入黑色气旋中，掌拳交挥风雷乍起。

整个偏殿像被狂风所撼动，尘埃滚滚，黑气涌腾，唯一的松明终于熄灭，殿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慑人心魄的风雷声殷殷不绝。

黄泉双魔连滚带爬，潜伏在壁根下浑身战栗。

片刻，各种声息突然消失，从外面传入的隐隐风声，是唯一的声息。

脚步声消失在后殿，有一个人在走动。

.....

先前挟黑气涌入的形影，不知是人是鬼，天太黑，无法看到结果。

火光再现，有人击亮了火焰子。火刀击打火石的声音一响，火星飞溅。

蜷缩在壁根的黄泉双魔，挣扎而起脸色泛灰。

松明旁站着一男一女，年约半百，人才一表，气概不凡。男的穿玄袍，佩的是七星宝剑。女的黑衣黑裙，外加玄狐短袄，也佩了剑。

他们头上的皮风帽，分别掉落在地上。铺放在地上的神案板四分五裂，黑白棋子洒了一地。

“你们还好吧？”中年人脸色不正常，脸上仍残留着冷汗的痕迹，可知这片刻的交手，耗损了不少精力。

“内腑有点离位。”大魔苦着脸说。

“这一刀属下受得了。”二魔脸上的沮丧神情可怜，有欲哭无泪的表情流露。

“这人到底是何来路？你知道？”中年人指着二魔问。

“听说过而已。”二魔脱下老羊皮大袄，从百宝囊中取物裹伤。

“我在听。”

“两年前，在山东河间府。北地侠义道名宿，尚武山庄主人一剑横天尚人杰，带了十二名山庄子弟途经河间，在酒楼与这个使用邪刀的年轻人，一言不合大打出手。”二魔的话有气无力。

“结果，尚武山庄的人，被打得落花流水。”大魔接着说：“尚庄主到了街心，亮剑挑战。”

“结果如何？”中年人问。

“天斩邪刀砍飞了尚庄主头上的英雄巾。”大魔苦笑，吁出一口长气：“尚庄主不得不服老。自古英雄出少年。”

“天斩邪刀一鸣惊人，江湖道上有他的地位。”二魔加以补充：“但这两年来，很少传出这人的行踪下落，所以名号并不怎么响亮，绝大多数江湖朋友，不知他是老几，反而对所谓天斩邪刀留有印象。也许，天斩邪刀四个字相当慑人吧！而知道他叫桂星寒的人，恐怕没有几个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是与侠义道结怨的人？”中年人追问。

“刀称之为邪，应该是的。”二魔点头。

“应该是？”

“由于以后很少传出这人的消息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作为。属下仅凭个人臆测定论，是否应该就无法断言了。”二魔实话实说，不敢胡乱下定论。

“好，先不要招惹他。”中年人说：“找机会接近他，探他的口风再说。”

“属下哪敢再招惹他？”二魔沮丧地服老，哪有勇气再向天斩邪刀挑衅？

“我会另派人留意，你们小心了。”

中年美妇已拾起两顶风帽，两人戴上帽离去。

“我的棋子……”大魔咬牙切齿叫，心疼地一一拾起洒了一地的棋子。

后殿有火光闪动，里面有人。

“他在里面。”大魔低声说，脸上涌起惊容。

“应该是。”二魔敷衍的话冲口而出。